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七

胡澹菴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

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

太后鸞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

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

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
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
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
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
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
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
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
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
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
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于今不信古

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狖酸骨饑烏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甚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慨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崒鉥劌刻尸抉天之幽溲神之秘稿瘐而不痒惆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

足以行於今而傳于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祕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檐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丹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霍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于中國名震于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

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俟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鄉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方舟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　舊抄本　陳鄀菴舊藏

宋胡宏撰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栻栻反覆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咏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

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粵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日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

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宋胡宏撰

張栻序淳熙三年

致堂先生斐然集三十卷　明抄本　笪江上舊藏

宋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仲寅撰

長沙吳德夫間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皇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波澨

筱州馮侯邦佐已棐之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
執復之蓋自公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
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
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
狄入寇與張公爲留路策守禦甚著京師圍解
始得省親荊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名還極陳
三詔之不同　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
數萬言如必罷咊議必用君子必遠小人必明
賞罰必因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
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剴上往

往有敵也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秦檜
而簡注不忘旣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
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
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適其好文定亟稱其得𣪍
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過懷至
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覗胡公
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向掌書命
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論章蔡誣謗宣仁
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
曁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使炎荒幾陷五十

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遂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辯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　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興敗之實最後傳諸葛侯世　以寓其討賊興漢之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顚沛百罹而終始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

翁書

天之生聖賢也豈偶然哉昔者鴻荒之世人物混幷夷夏雜揉賢不肖淆亂堯舜禹臯夔稷契所以致力於此者亦云盡矣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皆天意也天之命聖賢也孰大於此五品之未遜五教之未敷五刑之未明是雖飽食暖衣果能保其生哉由唐虞至於商周天下事事物物凡當正名而辨分者無一之或闕及周之季聖賢之澤微矣聖如孔子不得位而無以行其志於是春秋作焉故曰春秋定天下邪正迹其

功用不得被之當年實爲萬世法程由漢迄唐大亂而後小治極危而後粗安飢渴之於飲食以爲得是不啻足矣而聖賢用力之地鮮致意焉故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味者安之智者懼焉皇宋作興文治粲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遏人欲之横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一何幸也夷狄亂華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詩章著於

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華夷之辨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飢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行事又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塗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騖不可挽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歎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

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楊子雲哉若其露緼奧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之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謹序

大隱居士集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鄧紳撰

崔舍人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一卷附錄一卷

東洋刊本

宋崔敦詩撰

御經筵外集曰玉堂類藁二十卷西垣類藁二卷宋崔敦詩撰敦詩字大雅本河北人南渡後遂居溧陽登紹興進士官至中書舍人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啟其失因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朱子語類亦云祖謙編錄文鑑有敦詩刪定之語敦詩淳熙九年致仕故宇文价所作誥中偁其才猷敏贍問學淵深是編所載宋孝宗時制誥口宣批答青詞甚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而宋

史藝文志誤爲周必大所撰明葉盛菉竹堂書
目曾列其書是明中葉尚有傳本此爲活字板
其文皆必大集中所未有也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 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
興己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
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
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
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

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艮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竄中號蕫藁者艮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披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擕藁之佳陽以

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槖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孫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翫治劇而輟益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

專音左氏九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長嗣拜手謹識

浮山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仲幷撰

周必大序慶元六年

横浦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張九成撰門人郎曄編　前有家傳姪寀述

横浦先生舊自號無垢居士無垢之號聞天下横浦屬南安謫居十四年閉門著書時人思之

又目曰橫浦先生先生墳墓在鹽官縣淨居院
之側往年邑宰陳公恕故吏趙王之命奉祝辭
祭先生謂先生守永嘉日王爲州博士先生一
見道同氣合邪辭謂王識超幾先意傳經外及
王當國先生已亡故遺文以致祭迄今詞板尚
榜於庭棺也七十年松楸先生在天爲星辰在
人間爲聖賢皆不可知惟是先生學問文章操
履氣節自紹興至于乾道爲學士大夫之所尊
仰者一人而已蓋斯道晦蝕之久先生發揮而
開明之如盲者之得見三光如聾者之得聞古

琴之音不爲無功于後學厥後青出于藍道學
盛行先生之至幸豈與後學較短量長哉我聖
天子御極宰臣首奏先生爲渡江大儒贈太師
崇國公賜謚文忠成命一頒天顏懽悅三公百
辟莫不心生歎喜夫豈有求而得之宰臣之意
亦欲乎後學之去取尊先生之爲先哲不以已
久而忘之不以已往而忽之泄其魂魄於九原
又將以激天下之爲善其有功於世教也深先
生著述天下罔有闕遺獨僃帖字畫得者稀少
先生筆下如三峽倒流遇順傾寫凡見之眞草

横斜曲直有張草聖之筆刋之瓏玲燦然可觀

如龍蛇之奮蟄如珠之走盤亦足以增人意氣

書心畫也豈執筆學古人手法而后能爲之邑

宰趙君汝艁下車未久一日率同寮拜於墓下

重建墓亭粉飾越王之祠厥又過淨居院創先

生祠堂奉香火寺僧源上人有藏先生簡帖十

餘紙郎命工刋之旣而故家皆出所藏以獻悉

刻之不遺先生長子伯厚早世次子幼厚久居

于廣八十餘老貧不能歸幼子孫厚亦已亡今

爲先生守松楸止有孫劭重孫克仁而已饑窮

閒之乃循邑宰撫存而禮遇之士大夫識香臭知所貴重如趙君天下能幾人哉簡牘成編可當寶玩見其字如見其人然則君之有德於構補何其盛哉有成先生之甥也祖姒乃先生之同胞妹諸父受先生教育之恩幾齊勝發沽可有成多究備數周行問趙令君學道發人所貴尚久如此不覺興起引筆而詳爲之言紹定二年八月日朝散郎守將作監少監兼權國子司業兼景獻府教授于有成書

焦竑序 萬歷甲寅

緇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瑣川吳氏舊藏

宋馮時行撰

張倫序 嘉靖十二年

李璽後序 嘉靖癸巳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舊抄本

宋陳淵撰 門人沈度編

自孟子没道學失傳異端競起淺聞多岐莫適所從不求其本而從事於末六經載籍爲之晦蝕學術頗僻汨喪良性不知夫聖人之所以爲學徒相率爲口耳誦數之餘夸多鬬靡以文辭

相矜漢唐以來以儒名家傑立而不世出者有矣然論性有以爲善惡混有別而爲三品者故論篤者莫之與也夫性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私得也性而不知其離道而違仁也遠矣宋興河南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周茂叔先生講明道學究聖賢之蘊發千載不傳之妙學者趨之如水赴壑時唯龜山楊先生覩奧入室尊所聞而行所知盡得其傳焉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以善天下然是道也不絕如綫則有陳公知默以剛明果毅之姿得師友源流之正自其少也

親炙了翁而翁器之謂能任重而致遠及其後
見龜山先生師事執經不憚寒暑其始遺之以
書致篤信好學之義與孳孳爲善之說及夫伊
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負顏子之所
樂而質諸龜山自是服勤三紀漸摩道德之場
明致知格物之理究窮六經考其至當之歸其
著述微辭與義窮幽探賾使斯文之不墜爲世
模楷豈區區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
以驚眩末俗所可比儗哉故平居履踐立朝進
退莫不以是無媿古人之大節果於是垂後而

名世不幸遭擯斥於時竟不大施於用而賫志以沒學者至今悲之余昔從公受業左右幾二十年嘗以存誠齋銘示諸學者謂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合內外同物我無分於天人且誠已乃所以成物學者有進於斯則何患不造古人之域余服膺高堅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釐爲二十二卷序而刊之質諸同志苟有志於學者探索而求之則源流固有在矣公諱淵字知默榜所居之室曰默堂故後學以默堂先生稱焉其立

朝節槩則有行狀在可攷而知也紹興十七年

三月日門人沈度序

予來毗陵之數月欲於事外陰求是非之良士未暇也一日有秀才陳生籍者來謁予貌甚野氣甚靜予固異之坐之而扣其挾則吃吃言伊川之學予益怪焉蓋是學也今之大夫久矣其諱談也不惟大夫也今之士亦然而生獨不然其不可怪也乎問之蓋默堂先生陳公之子也然則其不諱談也又奚怪焉蓋昔者道學之正統入傳而至孔子若顏子曾子則見而傳之若

子思孟子則聞而傳之統之至於孟子也其前無絕其後無嗣嗣千有餘歲之絕者不在伊川乎其學以天理爲宗以致知爲力以仁爲宿以敬爲守以誠爲歸曠乎聖門之孔迺忽乎斯道之來前也一時之士從之學者豈少也得之者謝氏而止耳游氏而止耳楊氏而止耳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爲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簿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辭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

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旣歸其書於簏而輅請序於予予謝曰先生此書豈以序之作不作而爲傳不傳哉序豈不可以廢也亦必其人而後可也如予者豈所謂其人乎然士之鶩於文也至於今亦極矣文彌工道彌遐極甚必反其不待於先生此書乎序此書予不知其可也一言以驗學者予不知其不可也先生諱淵字幾叟嘗爲正言終官宗正少卿南劍人了翁之猶子云湻熙戊戌十月日誠齋野

客廬陵楊萬里序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黃公度撰　後有行狀龔茂良撰墓誌林大鼐撰壙銘無名

高宗一馬化龍訖于巽位自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閒策進士數千計擢居大龍甲者十有一人科名巍峩詡以屬望視富貴岐轍若長風推席一息萬里於是文靖梁公至宰相景明陳公冠樞極位尚書者三汪聖錫劉文孺王宣子也登侍從者五李順之張子韶趙莊叔張安國王龜齡也惟莆田黃公師憲名聲最卓卓而財至

尙書郎壽不滿半百夢幻覆手天殲此良大車云徂出門折軸人到于今傷之爰剏登第以行卷忤秦相君旋爲趙忠簡公禮接益衘之弗舍坎壈摧挫無復有爲天下惜人材之意一旦遇主則死及之嗚呼公旣以詞賦壂 璵故於詩尤精大氐鏗鏘蹈厲發越沈郁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澹而不近俗與强名作詩者直相千萬風檣陣馬不足呈其勇犀渠鶴膝不足侔其珍悲秋之句曰迢迢别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誦

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公旣
没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爲十有一
卷詩居大半焉它文悉從肺腑源深流長迨樂
府詞章宛轉淸麗讀者咀嚼於齒頰間而不能
已惟其不沽於用身不到鑾坡鳳閣中鋪揚太
平之閎休其所表暴如是而已魏國陳丞相旣
序其首而邵州又欲予贅語于後憶四十年前
與公從容於番禺藥州之上予作素馨賦公蓋
戯而反之異於不相知聞者茲不宜辭若平生
事業則有參知政事龔公吏部尚書林公之銘

在慶元二年十月庚申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乾道五年冬順昌令黃君沃書抵中都來告曰
先君考功力學半世雖得一第而仕不克顯平
生所爲文僅十一通願得序引以冠其首余方
備機政未暇也越明年出守長樂郡復多事少
暇隙又明年順昌使其弟洧來責前諾仲秋既
望積雨乍晴天氣澄爽退食郡齋因取考功文
徧觀之典重溫雅如其爲人其詩格律森嚴興
寄深遠雖未盡古作要自成一家尚與子里居

唱和數篇余讀而深悲之公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於時胸中酒落議論宏壯識者期之甚遠而官止外郎年四十八以殞所以傳世垂後者止此而已是可傷也昔白樂天與元居敬善及序其遺文有曰黃壤豈知我白頭猶念君唯將老年淚一洒故人文執筆愴然蓋有感於斯言公諱公度字師憲戊午同年進士也莆陽陳俊卿序

沃嘗見昌黎伯敘張中丞傳攻責張許二家子弟不能通知父志以至史家不為許遠立傳而

雷厲春事已失首尾竊爲仕宦功名史家不及知所託爲千百年計者門生故吏與之撰述耳門生故吏亡意斯作爲兒亦無所託則堙沒無聞也固宜先君考功再舉擢上第官不過郎曹安得門下士泝所以求狀丙銘爲不可緩者誠有感昌黎之一語也雖埋石幽壙陵谷難遷而石之隱祕初不可覩孰若以未乾之墨寄之紙上傳十爲百傳百爲千乎先君在時號知稼翁文成輒爲人取去故翁所存塗乙之餘纔十一卷泫於暇日泣而次之名之曰知稼翁集已刊

于家塾今復刋于邵陽郡齋而求序於年家父執者成先志也柳柳州以垂絕之時抵書於劉夢得曰我不幸死以遺稿累故人此先君之意沃所不能言也使地下聞之當喜身後無封禪書慶元二年丙辰蜡月哉生覇嗣子朝散大夫權知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舉義勇民兵借紫沃謹書

知稼翁集二卷　明刋本

宋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度著知邵州軍州事借紫男沃編

洪邁序 慶元二年

陳俊卿序

嗣子沃跋 慶元元年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丁月湖舊藏

宋陳長方撰

予嘗謂古之聖賢未始爲文其見于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後世文勝質學者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摘章繪句駢四儷六競爲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流風之盛殆數千百年未易刮濯可勝歎哉亡友陳齊

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真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文論深造有得發其關鍵直窺堂奧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不幸早沒故見于行事者泰山之一毫芒此善類所以深嗟而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卒多有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爲人持去所存者寡及其孤裒而集之僅得二百篇而已將鋟木以廣其傳子故爲序之雖然此非其言之至也後之人能讀書逆其意以知其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爲貴哉乾道戊

子十一月望日曾國唐琢序

漢濱集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之望撰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　舊抄本　池北書庫舊藏

宋葛立方撰

王氏手跋曰侍郎名立方謚文定邲之父也按

經籍志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文定公南

渡賢相有集三百卷詞業五十卷不知傳于世

否當訪之濟南王士禛書

朱氏手跋曰竹垞姚老齋成展讀一過時康熙

丁丑八月二日

黃氏手跋曰此集係從宋刻殘本錄出卷中行款間有不同宋本自五卷至十三卷與此本合而此本中多樂府一卷爲宋刻所無大約後人從他處補入以足十卷之數惜與宋刻刺謬耳阮亭竹垞未見原本之舊故跋語未及余家殘宋本楮墨精雅爲宋刻中之上駟至樂府一卷亦係汲古精抄取與此本相對惟序文紊亂未能如毛抄之舊因假李作梅藏本校讀一過書此數語于後而歸之蕘圃

又曰嘉慶三年戊午初秋陶五柳主人從吳興書賈買得此書知余曾經過眼持以示予余於此書不啻三過眼矣向年李作舟與家椒升同來吳下余借歸與宋刻本展對無意歸之既椒升以羣書見示此　在因議直不妥卒還之今歲椒升應京兆試北上攏舟胥江過余晤言問及是書云未帶出孰知其已歸賈人而輾轉仍至余家乎爰題顛末以儆諸讀未見書齋藏人黃丕烈

又曰癸酉三月初四日是爲寒食節偶檢及此

距得時已十六年矣復齋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刊本

宋范浚撰門人高栴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於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

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衆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卽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

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疑几席敗幃故器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異鄉及歸而先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

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
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祕於家而出與世
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
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敘以冠其首
嗟夫昔鹿門子著書而自敘之曰醉士隱于鹿
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于道思其所未至息
于文懈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夫山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於道而寓之
文耳平時不以外累累其心若求旌於時亦豈
先生著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

實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敘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誼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

金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嶸臣右史所纂文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間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絶矯健鑿鑿明

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儆矣今右史裔孫元壽念殘集之復完憫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壽之能光昭其先庶

幾賢子孫已几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大黑口每卷有目連屬正文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八

雲莊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曾協撰

雲莊集故零陵太守曾公所作也公家世以儒顯至南豐先生遂以經術文章名天下學者宗之以繼唐韓文公本朝歐陽文忠公時文肅文昭公同以才學進兄弟鼎峙於朝文肅公位至

宰相佐徽朝祠政文昭公出入三朝終始全節號爲名臣其所更踐多翰墨之職今其文具在典雅温純蔼與南豐先生鴈行也公文昭公之孫龍舒太守諱纁之子也文昭晚罹鉤黨之禍龍舒公力奮於學旣踐世科官曲臺矣中道而殞龍溪翰林汪公嘗歎其文若川增條達莫見其止及誌其墓以爲古昌之公五歲而孤太夫人强氏故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賢而明習親授以經而督之學公穎悟異凡兒少長益駿發每讀書五行俱下日記數千言文昭公家

多書已而戲於兵家貧無以市一閱於肆終身不忘遂博通六籍諸史傳記百家之言少從人假春秋左氏傳未兼旬歸之人詰其速公曰已習矣摘而問之口誦如注水終卷乃已嘗憩臨安孤山僧舍客有稱僧如璧冷泉亭記者就借所乘馬馳九里至亭上一閱即歸寫以示客客往覆之不差一字時人驚服以為王氏之仲任仲宣延氏之叔堅不過是也年未弱冠試于國子監袁然為舉首已而不利於春官氏去從博學宏詞舉有司異其文將以名聞於中書矣奪

於異議而止公遂絕意科目然嗜書愈篤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爲文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者徐而繹之雖積功精思者不逮也公卒之二十八年公之子今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炎輯公之文爲二十通而以授伯壽曰先人生平爲文甚衆然未嘗屬稿以故多所遺軼不肖之孤纂集論次堇堇是耳願丐序以行諸遠伯壽辭不獲命退發公文而讀之彌日不厭嘆曰大文章之作古病其難其所以難者何也葢材之稟於天者其警敏不可以強而能而學之傳于

家者其源流又貴於遠且深也世之豪俊之士博聞強識一覽無遺材非不警且敏也然家之所傳無源流之學徒鑿其意而爲之則矜能騁怪或至於畔棄繩尺矣文章之家垂規叠矩奕葉相承源非不深且遠然天之所稟無警敏之才獨勤其業而守之則能精鉥心或不免於沿蹈故常矣傳之論吏道者曰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記之論百工者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嗚呼吏俗務工末技也能猶有材而守亦以世況於文乎公之聰明該博

卓絶流輩而鴻業宗工代起相襲心通性解目
濡耳染其于文也是惟無作作則追美於前垂
聲於後必矣故其古詩則興寄淵邈兩旨超邁
步效選體爲之唐律則務追平淡間出清新比
事雖剽竊詞妥帖至表章牋啟則又綮約適中
鋪陳有叙擬古語而加剪截之功造新句而避
斧鑿之痕他文亦皆類是蓋深有文昭之遺風
焉廉靖樂道恬於勢利仕三十年僅至二千石
而終曾不獲以詩鳴國家之盛而文出中朝之
詞命位不配德時共惜之今敷文公擢陞興元

年進士第入爲尚書郎俱有聲績謙厚明敏天子方鄉用之然則繼文昭兄弟之業而使公無九泉之憾者將於是乎在傳曰非在其身在其子孫其是之謂夫公諱協字同季寔莊益公自號慶元元年庚申八月朔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知建甯軍府河陽傅伯壽序

文淵閣傳抄本

竹軒雜著六卷

宋林季仲撰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三山林之奇少穎撰 後附祭文呂祖謙撰哀辭

李椆撰行實姚同撰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三山林之奇少頴撰　後附祭文呂祖謙撰哀辭李椆撰行實姚同撰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周紫芝撰

始余來東南聞士夫誦莘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歎賞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眞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覩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中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陳君季

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命余爲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徹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卧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百篇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盡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爲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之詩或謂巨題曉進不當爲若余則于天下无所畏讀余序迺知當爲不當爲自有

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歷嘉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爲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麟未第時從竹坡游公謂

余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予得此語于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且言郭功父徒竊盧稱在詩家最無法度天蹸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年過九江公家在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于庾樓上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最重許可于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淸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

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興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益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文成掌教者譽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爲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

能者悉咍之不啻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
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
好之不衰如人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
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
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棄去可笑也
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佗人誦之不嘔且笑
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掇
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
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歟
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

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楊雄劉向之徒相為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此況不逮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嘗于東家醬瓿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作裒聚成集既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殿撰陳公天麟帥襄陽始錄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舛錯凡三百八十有五而為字千餘淳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道過

九江兒左司之仲子晴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
加是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滯焉癸
卯孟夏中澣謹誌

司書陳光遠鄉貢進士學諭兼司書王牧學錄
兼直學程恭免解進士府學正孫光祖從事郎
府學教授陳公紹

章氏手跋曰太倉秘米集余求之十數年不可
得道光庚戌秋客有持是書來售者一開閱即
錯脫不可卒讀欲購而中止今正月十八日織
里書友陶鼎元復携以眎余細閱一過首冊序

文三則從宋槧殘本鈔錄又欲將行格强合槧

遂多脫落其中詩文七十卷固完善無恙也因

亟購之並取浣香居鈔本及眠琴山館藏本將

序文對校補正云時咸豐五年乙卯孟陬月章

愫謹誌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影宋抄本 劉疏雨舊藏

宋周紫芝撰

唐文若序

陳天麟序

自序

陳公紹跋

夾漈遺稿三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鄭樵漁仲撰

燕堂詩藁一卷 鮑淥飲手抄本

宋趙公豫撰

鄮峯真隱漫錄五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門人周鑄編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汲古閣舊藏

宋吳儆撰

臣資深言臣曾祖臣儆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

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㝎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遭逢聖世希宸遲之褒揚進瀆闕庭退忘鄙野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唐宗觀故笏猶思魏謨之賢孝廟序遺文誕錫蘇軾之諡或聡求於數世或褒表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在臣伏念曾祖臣徽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技紡氣吞中外係單于之頸視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爲近挺若偉節著丁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

朱熹鳴於古欽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
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雖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
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
章公車旒扆歎嘉興思當宁雖懷才之甚遠竟
賫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尚多河汾之弟子而
日月炳炳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獲彰庶
流芳之不泯茶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
賢鬬鉅鹿良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
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曰先
臣之雅舊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尚

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溺潸然
緘書惕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
起地下之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
敢忘臣所繕寫曾祖臣儆文集總爲一十册謹
囊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二年
十一月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
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墳帝典
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

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
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
赤圖馬負於霧河綠字龜呈於湜洛聖人亦何
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闢聖賢出而道鳴
器巨者其聲宏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
豐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
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樞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
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
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
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

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葢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府軒鐵砭而切磋之至是葢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

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亹亹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壼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躓其行嗚呼吳江賦鷫鸘落筆超羣英鸞鷟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珧生也晚距公益前輩而公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珧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

公之孫鈜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晩學辭也乃
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甯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珌謹書
向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湻間人才項
背相望於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
時名登大震事業亦儁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
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
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鐫以爲新也士及門經
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閭人端明程公

亦已鋪陳而摘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白永常郡丞終更陛對孝皇奇之郎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戍駿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卽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親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爲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令一言寤主立命往鎭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

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爲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娛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放翁亟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

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詔其雲仍賢於工部遠矣
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大
孝移風俗資深旣裒輯遺文鬢封上進以備乙
覽而與其父兹每見必惓惓屬爲書此夢焉是
眞能世其家者宜牽聯得書云淳祐七年十月
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起居郎猷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後學呂午謹書
欽睦柔陰相扇錦溪迫境上竹洲先生往來膠
庠必寄徑一日歸扃遽甚先叔祖追餽魚酒竹
洲公緣道探野菜開尊逆旅芼魚以薦曰奇味

也苦益茶荎魚自吳益蓀始楊祖諸父猶獲接
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曰前輩勁氣不忘七筋
間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敘得文集於其孫元鼎
癸篇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
太速屢失事機淺至自沮嘆曰至論也後八年
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卷亟嘆因思南軒書
剛强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磋義楊祖謂恢復
至論惟剛强勇者能發之使出孰軟媚耳目者
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滔於沮無疑也九京可
作願畢斯言使後生晚輩猶略識苦茶荎魚風

味元鼎蒐討其先世逸語方切聞之喜因要楊祖書辭弗獲如坐以僭將奚辭嘉熙戊戌三月既望錦溪洪楊祖敬書

塤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參錯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取竹洲翁文觀之崕峭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不及郎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賙言龍川序引印乎其不誣矣塤學未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闡闇餘子輒悶欲睡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

不能有琅誦遺集爲之起色三歎嘉熙改元冬

十月辛巳外曾孫壻古鄮陳塤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宏治癸丑

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椽華雜著一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文以氣爲主蓋其氣以光大則發於詞華光焰萬丈有不可泯沒者竹洲先生邑帥吳公自蚤年與伯氏國錄公以雄味正聲鳴其文於庠序獨步一時及施之於政皆光明儁偉絕人遠甚

惜其所養如此曾不得一日立朝以攄所學任

臣自幼知誦其文則意氣興起猶恨生晚不及

趨隅執業身親而炙之也竹洲集近世始刊出

遂獲盡觀其全英偉豪特之氣倘嘑嶸簡策間

要皆本於道論確然有補於斯世非外强中乾

譁世以取名者也昔人謂廉頗藺相如死向千

載凜凜猶有生氣愚於竹洲先生亦云端平甲

午南昌羅任臣謹跋

吳繼京跋　萬歷甲辰

高峯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廖剛撰

僕少喜操觚從遊先生長者之門叩績文之要領或告之曰子閩人也知延平雙劍化龍之津乎寒光瑞彩上徹斗牛山川炳靈爲七閩冠魁壘英特之事時時不乏吐爲論議著爲文章皆自浩氣塞天地中來子試求之有餘師於是旁羅廣蒐始得了翁集諫議陳公瑩中之文也又得龜山集侍講楊公中立之文也復聞順與之交豸翁尙書廖公正音皆韶濩勁氣沮金石直與陳楊二公分鑣爭騖然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

驪龍頷下常有神物護持豈庸俗之人可幾于
萬一得耶㣿我嗟歎累年于茲適者天借之福
承之郡文學昕夕奉侍其令子史君色笑之餘
遂奉爾有請願出前後製述鋟梓以永其傳史
君曰吾先人備位夕郎與中司口封駁拜彈疏
稿悉焚之闒居雜文散逸十八九今家藏無幾
姑以詔吾子孫俾奉周旋罔敢失墜足矣遽以
示人是自衒以沽譽鄉黨自好者不為也而子
為我願之乎僕曰不然古之君子未嘗不論譔
其先人之美而明著之後世無美而稱之是誣

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君子之所耻也先尚書以喻儒重望致身通顯述方急退益勇徜徉乎高峯之下平日著文無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饑斷斷乎藥石之可以伐病秘爲已私無乃蹈於知而弗傳之耻也君釋然曰子之言是也宜使直閣謝公益尚書門下士謂斯文有補于名教非止炳煥一時殘膏賸馥沾丐後學居多作序以冠其首目爲高峯先生文集僕輒以狗尾續貂抑見其不知量然竊自喜幸獲

挹作者之風度以降夙昔敬慕之心況載名于末其榮耀又何如乾道七年正月日左宣教郎邵武軍軍學教授葛元隲謹序

郡庠舊有高峯先生文集廖公文集乃公之長子以孝宗皇帝即位之八年來守茲土因郡博士之請鋟梓以永其傳歲久字多漫滅弗甚整印學者惜之後百餘年邦傑繼叨郡寄始至謁學詢之書庫則卷帙散失已無全書遂出家世所藏舊本校正命工重刊補缺板八十七紙修漫板百有餘紙以足成此書全帙云咸淳辛未

三月望日邦傑百拜謹誌

案書中遇宋帝皆空格每行廿四五字不等當以宋元舊本影寫今從武林丁松生大令借錄原本卷八有缺文借吾鄉丁月湖殘舊鈔本補足通校一過

羅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二卷　明洪武刊本　汪駿淑舊藏

宋羅願撰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覘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賁易而文

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楊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唯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傳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

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
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
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靖之子澄之
所刻蓋鄂州既終于郡子澄因以所見裒集成
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
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
乃謀刻之梓以廣傳而從予遊者洪氏之兄弟
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
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予聞諸先生長者
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

而湋安社壇記尤爲世所稱頌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懋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爲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助也鄂州字端己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師山鄭玉子美謹敘

宋濂序 洪武二年

宋濂記

趙壎序

李宗頤序

蘇伯衡序 洪武二年

林公慶序

趙汸序

趙汸跋

王禕序

馬琥序 洪武己酉